



三女囚

晓丘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2 039 2666 2

三女囚

晓丘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福州

三 女 囚

晓 丘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8印张 2插页 125千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960

书号: 10173·652 定价: 0.76元

目 录

第一章	三个麻袋包
第二章	新婚夜
第三章	寅夜叩门
第四章	赵老板送礼
第五章	秋妹的遭遇
第六章	愤不欲生
第七章	奸计
第八章	交心
第九章	十万火急
第十章	起疑
第十一章	深夜的顾客
第十二章	姐妹会
第十三章	烟花巷的阴谋
第十四章	恶手先屠
第十五章	深情依依
第十六章	厅堂斗法
第十七章	峡谷枪声
	尾 声

第一章 三个麻袋包

三山镇附近的鸳鸯岭大山上，枪炮声断断续续地响着，直到夕阳衔山时分，才慢慢地停息下来。

晚霞退尽，夜色渐浓。这里的奇峰古嶂，绿树翠竹，都披上了灰蒙蒙的夜的神秘色彩。远近几处的犬吠声，在深山峡谷中，忽高忽低地回应着，听了叫人毛骨悚然。

清剿了一天，毫无战绩。子弹打了十几箱，连游击队的一根毛都没摸着，回去怎么交差呢？新编团谍报队长罗金元想到这里，一改搬兵回营的决定，命令部队留守山上，扎路口，设埋伏，总得用计抓上个把人才行。

罗金元是属夜猫子的。大白天，他把部队撤出去以后，自己躲在一个保长家里，吃吃喝喝，抽大烟，睡大觉，夜里就来了精神。此刻他正带着几个谍报队员，潜伏在靠近路口的一个树林边上。没有月亮，只有微微的星光。他那双不断眨巴着的眼睛，在暗夜里，闪着青色的光。

夜深了，静寂的森林，阒无声息。深秋时节，

谍报队员身穿单衣，趴在地上，寒气一逼，抖抖索索的。有的累熊了，闭上了眼睛，想睡又睡不着。

突然，不远处出现了轻微的响动。开始，好象有什么东西拨开了草丛。接着，便出现了有节奏的声音，还有树叶落下被践踏的声音。是人，还是夜间的走兽？

一个谍报队员听到了，想爬起来，一旁的罗金元一把按住，示意他不要声张。

响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了。

是人，不是走兽。听声音，还不止一个，慢慢地朝树林边走来。显然是想穿出树林，上路的。

夜半三更，谁还在树林子里摸黑？准是白天躲了起来的暴动队员，以为山上撤了兵，趁夜出洞了。谍报队长罗金元，一想到猎物马上要到手，无声地笑了。他认为自己的办法灵验，心里得意哩！

脚步声越来越近，人影儿都看得清了：一个、两个、三个。

先头的一个，越走越快，已经快到树林边上了，一个谍报队员一跃而起，伸手便抓。来人非常乖巧，一个闪身，转脚就往回跑，他身后的两个人，见势也立即转身，撒腿猛跑。

到手的猎物跑了，这个谍报队员，被意外的情况吓呆了，罗金元急步上来，撑了他一掌：“快追，

熊包！”

追！

谍报队员一拥而上。

道熟，三个黑影跑得很快，就象三头野兔在窜！

谍报队员哪能追得上，有的边追边摔筋斗。

追了一阵，罗金元更是气喘吁吁。从另一条路上过来一个人，走到他身边，轻声地说：“姐夫，不要犯愁，我把二营的兵力都调到这里来，封住所有路口，一缩一夹，来个瓮中捉鳖，看他们往哪儿跑？！”说话的，是罗金元的小舅子，名叫白智飞，现在谍报队里当行动组组长。

“好，就这么办！”罗金元大口喘着气，回答说。

白智飞转身要走，罗金元忙扯住他的衣袖，一再叮嘱：“务必要抓住，要不，刘爷怪罪下来……”他想起他的上司，心里打怵，下面的话不便再说了。

罗金元说的刘爷，就是新编团团长刘麻子。他不喜欢人家叫他“团长”、“团座”，而高兴部属用江湖黑话尊称他为“刘爷”。

刘爷正在公馆——“三山别墅”的神房里。

“三山别墅”是自有三山镇以来最堂皇的高墙大院，三堂三进二横房，前庭后院，红墙绿瓦，连

房顶的每根檩条，都是油漆过了的。从奠基开工到乔迁大喜，整整用了三年零两个月。

建造这所别墅时，刘麻子别出心裁，要工匠按他的旨意，对第三进厅堂进行了特别设置。前头竖门，与中堂、前堂隔开，厅堂左右厢房，一为功房；一为神房；二厢后首贯一横房，名曰书房，实则密室，放有烟榻、坐椅和雕花大床等。平日里，他的亲信可以进功房习武，屋里刀枪剑棒，样样俱全。唯有神房，谁都不能进，即使他最宠爱的秦姨太，也不能擅自入内，好象他的神房，有无比的奥秘。

从陈设看，神房并不特别。一张建漆八仙大供桌，上铺纯白桌布，四面系着红底金丝龙凤桌围，供桌上有大小香炉、大小烛台，一概黄铜铸就，还有供神专用的酒杯茶具。供桌前，两个跪垫，一蒲草编就，一棉花絮成。神房里，整日价烛光明亮，香烟缭绕。只要在家，刘麻子每日必亲躬神房，点烛烧香，虔诚备至。

刘麻子是个惯匪出身的杀人魔王，他所以有现在的这个大名，不是因为他脸上有坑坑点点，而是他杀人如麻。到了他手里的人，十有八九是难活着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嗜血者，为何对神房这般维护，为何对神这般虔敬，奥秘在哪？

奥秘还在供桌上那尊铜铸的供神！它既不是南海观音，也不是峨嵋佛祖；既不是缥缈八仙，更不

是山东夫子，而是一位拄着拐杖，蓄着髯髯长须的山神。只有它知道，这位弟子的来历和虔诚的根由。

刘麻子的原名，没有一个部下敢斗胆问过，只知道他今年刚交四十。他，从小刁钻泼皮，二十岁那年，从了一个土匪头子当下手，用活人当靶，练就了“百步飞刀”的功夫。一次，他们抢了一个刚从新加坡回国的华侨，光洋货就有十多担，他乘头儿俯身在死人身上剥取钻戒时，一刀便戳穿了他“恩师”的天灵盖，自己升帐挂了帅。一九二三年，因为寻花问柳，睡了一个警察局长的姨太太，受到通缉，便只身潜逃，跑到这闽赣边界上来。那时，正值初冬，寒风呼啸，浓霜遍地，他躲进青云嶂一个年久失修的庙宇。他累乏了，拿出酒瓶子，喝完了瓶底的两口高粱烧，便瑟缩在墙角里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恶梦。他来到一个大山上，被一群人围住了，一把把闪亮的尖刀利剑都对着他，要杀他，还有狮子、老虎，都张着血盆似的大口，要吃他。正在万分危急的时候，一个捋着长须，手持龙头拐杖的老者飘然而至，喝退了众人，赶开了猛兽，救了他。他吓出了一身冷汗，大叫一声，醒来了。第一眼便看到了神龛里一尊和梦里一模一样的山神，正眯着笑眼看着他。他爬起来，平生第一次地捣头便拜，并在神前起誓，只要他发了迹，一定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虔诚地供奉一辈子。

刘麻子相信了这一好兆头，便留在青云嶂，靠三把飞刀起家，拉了一帮人马，短路行劫，吞并小股，成了土匪头，草头王。

这青云嶂，山高林密，地势险要，连亘着鸳鸯岭，猴子峒两座大山，环拱着闽赣两省边塞，是明代以来久负盛名的古战场。三山镇是唯一通道，是咽喉。反革命头子蒋介石没有忘记这个战略要地，也没有忘记派出特派员用软硬兼施的办法，收编刘麻子和他的人马。“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刘麻子参与血洗共产党人，浸透了鲜血的双手，捧回了一张团长的委任状，在三山镇立下山头，造了别墅，建起神房。在重修山神庙的同时，他请人用黄铜浇铸了两尊同样的山神，一留庙里，一供神房。这便是刘麻子“老虎念佛”的由来。

今天，他派谍报队长罗金元带着部队进里山，清剿鸳鸯岭游击队去了。闲得无事，他进神房敬了香，又在功房练了一会刀，便和太太们打牌去了。

里山的枪声，夹杂着小炮轰击爆炸声，响了一天。清剿的战绩如何？不得而知，他等着罗金元的消息，也不见有人下山回报，他心绪不宁。上灯时分，他又独个儿进了神房。

刘麻子，中等偏高的个子，身板粗壮，高颧骨，稀眉毛，一对眼睛闪着狡黠而又冷酷的光。他一身便服，上着白缎长袖对襟衫，外套一件深灰色

的马袂，下穿一条黑色长裤，习惯地扎着裤管，脚穿一双黑缎面圆口布鞋。一进神房，他便给长明灯添油，换了即将熄灭的红烛，点燃了三支香，站在供桌前，向山神老人合掌叩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

在厅堂门外站岗的一个卫士，手提步枪，急匆匆地向神房走来。左脚刚伸进门坎，还没有落地，便听得“嗖”的一声，一道白光掠眼而过，他本能地往后一缩，看到一把带着黑色飘穗的飞刀，正不偏不倚地插在神房左边的门上头。他“哎呀”一声，吓得跌倒在地。他冒犯刘爷了。

刘麻子的亲信都知道，刘爷生性暴戾而多疑，谁要进他的房间，事先没有在外面喊几声报告，他的飞刀便不认人了。只要有一点异样的响声，他便随手拔出从不离身的飞刀，甩过来。有好几个部下，都因为一时忘记了这个规矩，冤死在他的刀下。今天的这个内卫，不知为什么晕了头，竟闯进神房了。不是这家伙躲得快，早已一命呜呼了。

刘麻子走出门外，踢了卫兵一脚：“哈哈，算你命大，还活着！”说着，顺手拔下飞刀，把神房的门拉上了。

内卫卜通跪在地上，哀求说：“刘爷，我该死，你饶了我吧！”

“你是专来找死的？”刘麻子问他。

“不，不！”内卫还是不敢抬头，说：“罗队长

派人下山来报告，说部队今夜要继续围山，不回营了，我一急，便闯进来了！”

“人呢？”

“在，在外头。”

“快带进来！”

内卫这才得令爬了起来，急步门外，去带里山回来的人。

来人是個谍报队员，没有说出个名堂，刘麻子心情愈加烦躁，天快亮时才入睡。

日上三竿，门口传进“报告”声。

赤裸着上身，拥着薄棉被的刘麻子被吵醒了，正想发脾气，再一听，是秦副官的声音，便不再吭声了。

秦副官，一个挺洒脱的年轻军人，秦姨太的堂弟。因为刘麻子宠爱的就是秦姨太，所以对他这个看作同胞的堂弟，也另眼相待。

刘麻子穿上衣服，拉开了房门。

秦副官在门口敬了个礼，才走了进来，报告说：“罗队长带着部队从里山回来了。”

“可有战绩？”刘麻子急于想知道第一次出击的情况。

“抓到三个。”

“都是游击队员？”

“不是，是三条‘麻袋’。”

“笨蛋！”刘麻子随又说：“告诉罗金元，早饭后带到团部，等我去发落。”

“是！”秦副官转身便走了。

刘麻子的团部，设在镇公所里。这是一间老祠堂，镇政府设立时，把它翻修一番，当作办公地点，倒也宽敞明亮。农民暴动后，镇政府散了架，这座房子空了，刘麻子带着新编团一回来，便据为团部。

团部的中厅堂，是主厅，刘麻子大多都在这里开会主事。

厅堂的后殿，端端正正放着一张铺着虎皮的雕花太师椅，它前面横摆一张红漆金边的官案桌，桌上有文房四宝，还有一记乌黑闪亮的惊堂木，案桌左右，依次摆着几把交椅。后殿的屏风，是接顶落地的木板墙，用红漆漆得透亮。左右两根连板的圆柱上，原来写过一副古对子，农民暴动后，贴上了“打倒地主豪绅！”“打倒蒋介石！”的标语。刘麻子返乡后，善于溜须拍马的书记官，赶忙派兵洗刷干净，油漆一新，他捉摸主子的心思，改写上“日月双悬三山镇，乾坤半壁刘家山”的对子。刘麻子看了，大加赞赏。

九点，刘麻子来到这个议事厅堂。

今天的刘麻子，大不同于别墅里的装束。一身黄狗皮，一顶桶盖帽，还扎起精武带，摆出了团长

的架势。惯匪出身的唯一标志，是串在宽腰皮带软套里的三把飞刀。每把飞刀，都系着黑色的丝穗。

他坐在虎皮交椅上，微微侧过身，接过贴身警卫给他递过来的长长的旱烟管，抽了两口埋在烟丝里的乌烟泡子，眯着的一双眼睛睁开了，打量着早就在厅堂等候的谍报队长罗金元，副官秦久明和几个谍报队员。

他示意秦、罗二人坐下，然后对谍报队长说：“带上来！”

罗金元挥了挥手，一个谍报队员便从旁门出去。

不一会，他便带着六个士兵抬着三个麻袋包，回到了厅堂。

谍报队员一一解开封口的绳子。开始，麻袋包里悄无声息，接着，便颤危危地站起了三个女人。

啊，“三条麻袋”原来指的是三个女人。

这个中世纪的野蛮行径，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蒋介石的土匪部队里，是屡见不鲜的。清剿不了游击队，遇上几个女人，糟塌发泄一番，就抓回来卖钱，一个女人十石精谷的光洋。如果女的赖在地上不走，也好办，用特制的大麻袋一套抬回来，当官的外快也就有了。所以“麻袋”指女人，就成了刘麻子部队里的行话了。

那年月，一听说白鬼子搜山，女人们都害怕，听到风声就跑，跑不掉就躲。姑娘家都装扮成嫂子

媳妇，油光发亮的青丝，抹上灶灰，挽成髻，再穿上里山嫂子常穿的破破烂烂的土布衣衫，裤脚卷起，腿上抹上田泥，有的赤脚，有的穿上送葬出殡才穿的麻绳稻草鞋。现在厅堂上站着的三个女人，就是这般装束。

这三个鸳鸯岭上的女子，没有逃脱清剿的包围圈，被罗金元透夜困住，天明被捉，成了刘麻子的阶下囚。

刘麻子心狠手毒，不但嗜金，而且是个色鬼。抓到的女人，他都要部下送到面前，一一过目。他审视着面前的三个女人：一个身材适中，一个偏高，一个稍矮，虽说都上了发髻，却不大象开了瓢的，而且眉清目秀，不同一般。

刘麻子从三个女人身上，收回了刁淫的目光，忽然计上心来，但他默不作声。

称得上诡计多端的谍报队长罗金元，一时也猜不透他的上司究竟要怎样发落这三个女人，试探地问道：“刘爷，是不是找个好价，转个手……”

刘麻子没有回话，眼睛却看了看秦久明。

秦副官脑子一转，作了和罗金元完全一致的提议：“我看也是，找个好主，转手了吧！”

两个转手，心思各一。

罗队长想讨好，为主子添一笔花花银子，自己也好从中捞上一点，秦副官则想绕一个弯，给三条“麻袋”放个生。

“你们不要光看到几块大头，这次就免了。三个都留下！”上司的话，出乎他们的预料。

过一会，刘麻子又吩咐：“秦副官，你派人去把我的龙虎豹请来！”

秦副官隐隐约约地领略到了上司的意图，这更出乎他的意料，但他没有多问，两脚一并，答了一声“是！”

龙虎豹，指的是刘麻子前锋营的一连连长龙志光，二连连长陈虎子和三连连长鲍仁良。

前锋营是主力营，编制特别，不设营部，三个连由刘麻子直接掌握。刘麻子轻易是不撒出去的。龙虎豹三人，是刘麻子的三员干将，不是火烧眉毛，也不轻易上阵，因此这次鸳鸯岭上一般的清剿行动，他们就没有去。

刘麻子仰天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

“报告刘爷，我们奉命来到！”

龙志光、陈虎子、鲍仁良依次站在刘麻子面前，同声喊着。

刘麻子睁开眼，坐直了身板，环视三人，哈哈地笑开了：

“咳，咳咳！你们艳福不浅啊！”

劈头而来的这句话，使龙虎豹三入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是“啊，啊”地应着。

在场的人，只有罗金元和秦久明心中有数。清剿伊始，道路还长，刘麻子想用女人笼络龙虎豹，

为他卖力。秦久明不吭声，他想看看这场戏到底能不能演成。而罗金元则妒气满腹：老子跑断腿，汗水流了一整桶，才抓了这三个女人，可好，全送了，连小舅子白智飞也没有捞上一个。他斜起眼，看着他的主子。

“今天，我姓刘的爷们，要重重地犒赏犒赏你们！”

龙虎豹同时肃立：“是！”

惯于收买笼络的刘麻子，接着说：“我们这个团成立以来，虽说我这个爷们没有亏待过你们，但也没有赏过重礼，今天，给你们一人一个标致的女人，当太太！”说着，淫荡地笑了。

听了刘麻子的话，龙虎豹才注意到，有三个女人瑟缩在厅堂的角落里。他们的脚下，放着三条大麻袋和三根绳子。看到这些，他们才真正明白了上司话里的含意，显出难以传言的唐突和尴尬。

强悍睿智的龙志光，皱起了眉头；粗壮火爆的陈虎子，初在“戏”中，惊奇不已；白晰瘦长的鲍仁良，眼睛看着上司，滴溜溜地转。

团里有个规矩：刘爷要的，不论是钱财珍宝还是女人，谁的都得给；刘爷给的，即使是一堆臭狗屎，你也得捧着。否则，得罪了他……噢！

龙虎豹三人，尽管各有想法，但都想到共同的一点：公堂能持异议吗？得罪不起啊！

鲍仁良和陈虎子，两人的目光，都转向龙志